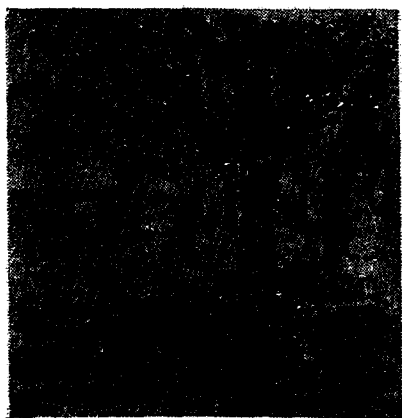


I

春歸何處



潮鋒出版社刊

文 學 者 叢 刊

I

春 歸 何 處

——“尋夢記”名——

吳 天 著

上海潮鋒出版社刊印

列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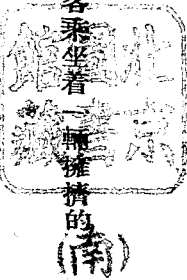
他回來了，隨着那些復員的軍人，公務員，以及各式各樣的旅客乘坐着一輛擁擠的（南）
他們分享着對家鄉繫念的熱情，每當火車抵站，他們便把這繩索拉緊一次，然後揮
手互道珍重。

周健平，這個三十八歲的復員軍人，（美軍中的翻譯官）他在一個並不太熱鬧的車
站下了車。手裏提了一隻輕便的皮箱，踏着愉快的步伐走進城去。

那是周健平的家鄉，一個恬靜的幽美的小城市，離鐵道線不遠，城內有好幾道彎曲
的小河，兩岸夾着白楊和垂柳，有時，那些輕輕地搖來的蘆蓆篷船便停泊在那兒，或者
以還保留着遺風的石欄杆橋遮避風雨。在承平的時候，多少文人雅士便在這兒悠然徜徉
，而那些年青的婦女們便在傍河的青石上一邊洗衣一邊談話的。

現在，周健平回來了，他一想到已經身在故鄉就高興。他彷彿看見每個路人都衝着
他笑，熱烈地歡迎他。他幾乎想擁抱每一個同鄉。

他走過長街。………………



二

深巷，那兒有着青石板鋪成的走道，兩旁是高門樓的大戶人家，那高而又長的圍牆裏只看見高可參天的銀杏和洋槐。在堂皇的家門口，他放下手提箱，興奮地敲着門環。門開了，男僕老王大喜過望，連忙出來迎接。

老王：啊呀，少爺，你回來了。

他接過健平手裏的箱子，一面大叫了起來。

老王：老爺，老爺，少爺回來了，少奶奶！……………

健平激動極了，他幾乎是像軍中跑步似地走進了自己的家。

三

那是一個書香人家的宅第。健平曾在這裏生活了二十幾個年頭，他感到那末親切，因為那裏存在着他無限的追憶。

庭園裏樹林茂盛，花台上紅玫瑰正在盛開；荷花池裏的金魚在水面嬉遊；紫藤花迎

風搖擺，枝頭的小鳥脆耳地叫着，彷彿都在歡迎他歸來。

一聽見老王叫聲，健平的父親馬上迎了出來，妻帶了孩子興奮地隨着也趕出來了。年老的父親還是那末慈祥，還是那末健康，他滿面笑容，歡迎這一個爲國獻身的戰士。健平看見父親臉上的皺紋和花白的鬚髯，眼眶不禁潤濕起來。

健平：爹！

父親：你回來啦！健平。

妻帶着孩子給這意外反而一時驚呆了。半晌才恢復神志，那個五歲的小孩小平先是躲在母親身後拉着母親的衣服，畏怯地不敢向健平看。可是只一瞬間，她明白了怎末做，于是她跑過去迎接這個一直在爺爺母親嘴裏談說着的爸爸。

小平：爸爸！

健平緊緊地擁抱了她，一種做父親的感情湧上了心頭，像巨浪似地席卷了他，眼看着面前的兒孫，健平父親的愉快是無言以喻的。

父親：你怕都不認識小平了吧。八一三那年她剛出世，嘻嘻嘻嘻……站在一旁的健平的妻微笑着殷勤招呼。每個賢惠的妻都會這樣服侍過她遠道歸來的丈夫。

妻：裏邊憩着吧！（轉向老王）老王，打臉水。

他們走上台階。健平抱着小平。

父親：這幾年你跑了些什麼地方？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信息全斷了……他們走上台階，遊廊，然後走進花廳。

四

花廳裏陳設得異常幽靜，古色古香：紅木傢具，古玩，字畫，籬幔，一切都佈置得那末明淨而沒有一絲俗氣。

他們說着話走進來。

健平：那時我們在後方真着急……說是日本人任意燒殺。——爹，您身體好嗎？他微笑，點頭，一面揮手。他們坐下。小平乖乖地坐在健平膝上。二人像朋友似地談話。

父親：總算日本人沒有把我弄死。我只繫念着一件事，那就是等我們中國打了勝仗好親眼看見你回來……

健平：爹，現在我回來了。

父親盯着他看，他也同樣地看着父親。然後兩個人驀地縱聲大笑起來。這時老王從

旁遞過手巾，他也笑。

父親：是的，健平！……

健平妻從旁插嘴。

妻：車上擠嗎？……

健平：我已經兩三天沒好睡了。

父親：樓上去躺躺吧！吃過東西沒有？

妻：已經招呼阿根做了。

小平拉健平上樓。

小平：爸爸，來呀！

父親微笑着向他揮手。

父親：（對健平）去吧！

他被小平拉上樓去，妻跟在後面。

五

這是他最繫念的地方。小樓上是他溫暖的臥室，八年來唯一的希望便是回到這兒來。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他被人推醒了，那只是一個夢。他還坐在回家的火車上。

聲音：喂，喂，喂……

火車早就進了站，旅客們拿了行李紛紛下車，一個同車的旅客喚醒了他。

健平忙走下車，興奮讓他的步伐走得很快。穿過一些乘客，他走出月台，走上回家的路。

七

他真地回到了家，可是一切都顯得那末頹敗，原有的許多高房大屋，都不見了。隔壁人家只剩下斷壁殘垣。

尤其出乎意外的是自己家的大門被堵塞了。

他遲疑了半天，方找到了側門。他用力敲門。

靜寂的深巷，犬吠。

健平敲門更急，一邊叫。

健平：開門，開門，開門，喂，開門！

裏面有了回音。

聲音：誰呀？

健平：（急迫地）我。

他提起了皮箱，等待門開，等待一個意外的歡喜，可是，門開了，却出現了一個陌生的面孔。

陌生人：找誰呀？

健平：我……這兒不是周家？

陌生人：哦，（向內）老王，老王，你們家有人來了。

陌生人說完話走了，龍鐘的男僕老王出現在門口。

老王：誰呀？

健平：我……老王，我回來了！

老王：你——？（看了半响，認出了）少爺！

老王高興極了，他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

老王：啊呀，真是，少爺你回來啦，你打那兒回來的？

先不答覆老王的問話，他表示了自己的驚訝。

健平：怎末；大門不走了？

老王：早就不走了……自從那一年打仗，東洋人進了城……

老王仔仔細細地打量他。

健平……你都不認識我了，老王？

老王：（仔細地看他）少爺，你長大了。……不，你老……你長得這末老氣了。

一條狗叫了兩聲，搖着尾巴，在他們身邊跳躍。健平不禁摸摸自己有鬍樁的臉，和身穿的軍裝。

老王：阿花，別叫，這是少爺，少爺回來了。

阿花讓開，他們走進那低而又小的側門。

八

一個殘破的庭園顯示在眼前：頽垣，斷壁，荒草遍地。這正是秋天，黃葉在風中飄落。

一部份屋子已經被人佔住了，滿堆着東西，空地上晒着衣裳。

老王引着健平走過長了亂草和青苔的小徑，那是用鵝卵石砌成了花紋的小道，顯然是平常有人走在上面走過。

健平驚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見荷花池乾涸了，花

台倒了一半。他彷彿走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那末惶然。一個不小心，他幾乎摔了一交。

老王：當心點，少爺。

健平：人呢？他們在那兒？

老王：你全不知道？哦，不錯，八年了，你離家八年了，整整打了八年仗。

健平：（不免驚慌）怎末了？……（回望）殘破得這樣？

老王：……家裏全給打仗打光了。

健平：老爺呢？少奶奶在家嗎？

老王：少爺，老爺他們——

健平：什麼？

健平爲了急于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停在殘破的花廳石階前。老王却不想把這事馬上告訴他，讓他傷心。他要健平進去。

老王：你先進去憩着，你一定累了。

健平：不！

他到底踏進了花廳。

九

花廳裏盡是殘破的傢具，廳堂上供着他父親的遺像。健平呆了。老王喃喃絮語。

老王：老爺是被東洋人逼死的。他們一定要老爺出來做事。老爺不肯，少爺，你是知道的，老爺的脾氣，他怎末肯跟那些人來往。他恨透了他們。他們死放不過他，天天來糾纏，你想，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怎末受得了？他老人家病了，不到一個月，老爺就……歸天了。

在老王說話時，健平呆呆地看着老父的遺像，不禁熱淚滿眶。

老王：他老人家臨終的時候，就是念念不忘少爺，他說：他等不到咱們中國打了勝仗親眼看見你回來了。

健平失神地看着遺像。

他彷彿看見像片裏的老父一如生前，慈愛地對他講話。那是臨別說的幾句：

老父：健平，……健平！別怕，我不會阻攔你，我雖然只有你一個兒子，可是我沒有法子讓你走。……只要將來打回來的時候，你沒有忘了家，忘了你的父親。……去吧，健平！

健平再也忍受不住，他撲倒了，跪在像前。

健平：（嗚咽着）爹，我回來了！

老王在旁擦淚。

+

夜晚，老王拿了燈照着健平走上僅剩的小樓一角。

健平神色黯然，他沮喪地爬上樓梯，老王在前，他在後，老王勸慰健平。

老王：你也別難過，少爺，總怪這個仗打得不好，要不，老爺怎末會活活兒地氣死！少奶奶又怎末會一去就沒有音信！唉！

這是健平年輕時讀書的地方，也是後來他新婚的住所。現在是灰塵處處。總算因為老王的打掃，在雜亂無章的舊傢俱中有了一個空隙。安置了一張牀。一張大而無當的雙人牀。

老王放下蠟台，繼續他的說話。

老王：你瞧，我給你安置了這張牀，這還是你成親用的。嘻嘻嘻嘻……

健平看了看牀。坐在不遠處的一張破藤椅上，黯然神傷。

老王：現在這家裏找不出第二件，像這末一點沒有損壞的東西，唉，全搶了，你知道是誰搶的，說給你聽，還怕你不信——都是這些左鄰右舍的親戚本家幹的。人心太壞了。難怪東洋人來。總希望打勝了仗有好日子過。我天天唸禱着，保佑少爺早日回家，

人嘴上有仙氣，果不其然，你回來了。——少爺，你現在是什麼位份呀？

健平並沒有聽見他的問話。他面對這空虛雜亂的小樓發呆。

老王指着一堆書，面現得意之色。

老王：喏，這些書，都是你當日留下來的，好不容易跟你保存下來。

健平：哦！

他看了一眼又墜入沉思裏去了。

老王：（注意到了）你在那兒想什麼？少爺。……少奶奶，她走得突然了，那天我剛好出去。現在要是知道她在那兒就好了，我可以馬上去找她回來。

健平在屋角發現一隻小孩的鞋子，他撿在手裏把玩。

老王：少奶奶把孩子也帶走了，老爺爲這事好難過。他派了人四處去找。

健平：找到了沒有？

老王：好比大海裏撈針，我們跑了多少地方……後來隔壁王大奶奶說在上海碰到她，有個穿軍裝的人跟她一齊走。那還是放炮竹以前，再後來又沒有音信了。你要不要問問王大奶奶，明兒可以找她來，她也許有法子找到少奶奶。

健平：（煩躁）不，不。——可是，你們爲什麼讓她把孩子帶走？

老王：誰又知道少奶奶會走呢。忽然她就不見了。

健平把玩小鞋。

健平：八年，小平該九歲了。

老王：要是不打仗。那兒會有這些事，少奶奶不見了，老爺死了，太太當年也還不是死在逃兵荒。唉，打仗，打仗，少爺，這一次總該不再打了吧！

健平看着流淚的蠟燭，無語。爲了不讓風進來，他走去關窗。窗外一片漆黑，聽得見秋蟲的鳴叫。當他關好了窗，老王還站在那兒。

老王：少爺還有什麼事嗎？

健平：你去睡吧！

老王還有所遲疑，可是禁不住健平的催促，他只好走開。臨走時指點了放水壺的地方。

老王：你好睡呀，少爺。要開水這兒有。

老王走後，健平頹然坐下來。對着燭光，他放下小鞋，然後他在懷中掏出皮夾，取出一張照片來。

照片上是他的太太抱着孩子。他用身邊帶着的小刀把太太的一半切去，留下了那個小孩。

窗外的秋風如泣如訴，他走到窗前無目的地向外望去。

月亮上來了，一個清冷的月亮，園裏的枯樹在冷風裏搖擺，隔壁有婦人哼着催眠歌拍着小孩睡去。

他走向牀前，和衣睡下，反復不能成眠。

他的眼光凝定在屋角書架上的那堆破書，于是起牀拿了幾本睡下翻看。

那是幾本教科書和小說。其中有一本照像簿。他一張一張地翻去。

裏面有全家的合照，妻和孩子的照片，年輕的健平，青年時代的朋友，男的，女的，他一一地翻過。

一張照片（上面是他和幾個朋友，中間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女。）當他看過時掉在地上，他不自覺。最後他翻到一張結婚照，他再不想看下去。闔上了照像簿。

他睡下，望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蜘蛛網。

窗外射進來的月光慢慢移動，有更鏗的聲音。

十一

朦朧中他聽見窗外有人叫他，那是一個少女的聲音。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歌聲：青春，

青春，

汪洋的大海。

我們遇見了，

在海上，

在海上。

太陽裏風吹，

那兒歌唱，

這兒花香。

青春，

青春，

汪洋的大海。

健平參加到他們的羣中。

大家唱歌。

他們拿了書包，一齊上學去。

健平和少女並肩走在前面。

十三

他們走進學校。走過校園。因為談話，不覺落了後。

健平：……你知道那張畫是誰畫的？就是我。

少女：頭有巴斗大。

健平：可不就這樣？黎小雲說得好：

他們倆邊說邊唱起來。

二人：大頭，大頭，下雨不愁，別人有傘，我有大頭。

像唱兒歌那樣地唱，一唱完，兩個人大笑。

少女：哈哈，後來他氣死了，就亂罵人。

健平：這個汪大頭。

少女：他就知道罵人，罵人，好像他不罵人就教不了書，真可恨！

籬笆上玫瑰花枝伸在外面，她隨手摘了，恨恨地把葉子扯開拋在地上，她忘了旁邊有「禁止攀折」的牌子，忽然一個威嚴的聲音響起來，那正是綽號汪大頭的教師。

教師：喂，誰叫你摘花的？

少女看着這張威嚴的臉，嚇呆了。

教師：（對女）跟我來！

在她異常恐懼時，健平挺身而出

健平：是我摘的，汪先生！

教師陰狠的臉盯着他看。

教師：哼！你來！

當她喘過氣來時，健平已經英勇地跟着教師走了，她拿着朵玫瑰花發呆。

十四

她坐在紫藤花架下又是擔憂，又是焦慮，她不時望着教務室那邊：健平可曾出來？然而沒有。

可是，當她垂頭沉思時，健平却出其不意地在她身後出現了，以致嚇了她一跳。

少女：啊，你！

她緊緊地拉了健平的手。

少女：健平，……汪先生對你怎末樣？……

健平笑。

健平：沒有什麼。

他們並肩坐下。

少女：他沒有罵你？

健平：他一發脾氣，就說不出話來了。他說：「你，你，你……」我等了半天沒言

語，我就出來了。哈哈……

少女：我真怕，——就爲了這朵花。

她埋怨地把花摔在地上。

健平：啊，不！

他連忙撿起。

少女：你要嗎？（健平點頭）

她給他插在衣襟上。

微風吹着，微風吹送來紫籐花香，玫瑰花香。

健平：好香。

少女：那兒來的香？

健平：喏，玫瑰花，（聞）還有紫籐花！

少女：真怪，花爲什麼有香味？

健平：這是一種氣味。

少女：氣味又是什麼呢？牠怎末出來的呢？

健平：（想了一想），這是化學，不，這是一種物理，氣味一定就像太陽光那末射出來的？

韻梅：不，說不定牠就許是一種小蟲子，專門住在花裏，牠到處飛，飛到我們的鼻子裏，我們就聞見了。

健平：那末，我給你捉幾個帶回去。牠在那兒？

韻梅：我們來找找看。

他們認乎其真地找那個香的小蟲兒。

忽然一陣哄笑，幾個頑皮的同學跳了出來，大叫大鬧把他們圍在核心。一邊唱着，跳着。

大家唱：

青春，

青春，

• 汪洋的大海。

我們遇見了，

在海上，

在海上。

太陽裏風吹，

那兒歌唱，

這兒花香。

青春，

青春，

汪洋的大海。

他們窘極，要脫逃，可是無法衝破重圍。上課鈴響了，同學們一哄而散，少女也跟着他們跑，健平從後趕去。

健平：等等我，等等……

韻梅跑得那末快，他竟追不到。一不小心，他絆在路旁石頭上摔倒了。鈴聲大作。

十五

小鬧鐘發出清脆的響聲，太陽光射在牀前的小鬧鐘上。健平驚醒了。

他對着小鬧鐘發楞。他一時想不出那女孩是誰。

小鬧鐘彷彿是上課的鈴。老王來叫醒他了。

老王：醒醒，少爺！

老王見他不言語，大惑不解。

老王：你怎末了？少爺。

健平：（自言自語地）奇怪。

老王：你該洗臉吃早點了，花廳上多少人等着見你呢！

健平點頭走下樓去，足足跨過一張遺在地上的照片，跟在後面的老王却將牠撿起放在原處了。（那照片上正有着夢中的少女。）

十六

親戚們坐着等待，他們對於這位飛來的人物充滿了敬畏之念。他們大半是有所求而來。

他們是留着小鬍鬚的遠房叔父，不三不四的表弟，還有一個胖胖的姑媽，她自稱是「小姑媽」，可是她實在並不小。

當健平出現時，他們都表示了最熱烈的歡迎姿態，而他也非常興奮。

健平：五叔！（轉向姑媽）哦，姑媽！

表弟見他沒有理會他，急忙插入作自我介紹。

表弟：大表哥，我——祖蔭。

健平不解，叔父加以註解。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要——

健平感到非常尷尬。

健平：我恐怕，姑媽，沒有辦法。

姑媽又是吃驚又是氣惱。

姑媽：啊呀，你怎末能那末說？不怕做了多大的官，我總是你的小姑媽啊！

健平：可是——

表弟插入要求，把他弄得啼笑皆非。他只好耐着性子對他們解釋。

表弟：我只要個上校。

健平：表弟，（對他們大家）我很想給你們做點事，可是，……我這八年來多半待在服務團裏，後來也做過美軍的翻譯，現在我復員回來了，我只想安安靜靜地在家裏住一些時候，我實在跟你們一樣，我誰也不認識……

就在過瞬間，他們的神色都變得異常沮喪，一個至高無上，富有權力的偶像頃刻之間倒了。叔父沉吟了一下，起身告辭。

叔父：那末，我們改天再見，這末長途跋涉，你也該休息休息。

他告退，表弟也在說了「再見」後搶先溜了。健平倒不得不送客。

健平：再見，再見！

好事的小姑媽，向站在一旁的老王打探。在這種地方，她是絕不肯放過機會的。她一連串地問下去。

姑媽：少奶奶的事，少爺全知道了？他怎末說？他沒有帶什麼女人回來？
老王搖頭。

健平送客回來了，小姑媽馬上熱衷起來。

姑媽：健平，難怪你這末不起勁，聽你小姑媽的話，少奶奶——

健平見她提到他的妻，皺起眉來。

健平：她在那兒？小平——

姑媽：這種女人，提起她幹什麼！我聽說小平最初是寄養在一個人家，後來就不知道了。唉，（和婉地）我是說，你總該結婚了。

健平明白了她的意思，並不置答。

姑媽：難道這八年來外面也沒有弄到一個？……不能騙你小姑媽啊！那些打野食是不算的。

健平搖頭。

姑媽：倒想不到是這末一個死心塌地的小傻瓜。（哀憐似地）這末說，你小姑媽可更不能不跟你操心了。

她見健平不開口，更起勁了。

姑媽：哈哈哈哈哈，小姑媽一定要跟你找個又能幹，又賢惠的媳婦，不是我誇口，這點兒面子，你小姑媽總還有。

健平驚訝起來。

健平：姑媽，你是要——

姑媽：說媒，對了，哈哈哈哈哈……

健平：（急忙）不，不！

姑媽：急什麼，人家姑娘不會搵給你！可是，你會輸給我的，不信，你敢跟小姑媽打賭嗎？哈哈……

老王也在旁邊笑，只有健平木然，彷彿無動于中。

姑媽：（取笑）你在那兒想什麼？想你那理想的情人嗎？她在那兒？

健平開口了。

健平：不，我要找她們。

十七

健平走在街上，陌生的神色。

城裏新開了馬路，比起以前的石板街闊多了。可是硬裝的時髦門面總掩蓋不了戰火的痕跡，往往在熱鬧的店面旁就是爲砲火所毀尚未恢復的頹屋的殘迹。

健平走在街上，行人敬畏地看着他的軍裝。

他茫然地立在十字路口，想找到他所要找的地方。然而沒有。

路旁有幾個人在看壁報，他對其中的一個發問。

健平：對不起，請問你三元巷在那兒？

人：三——元——巷，（搖頭）

健平失望地走開。

他停在馬路上從袋里掏出已經破舊的人名簿，上面明明地寫着：「三元巷二十三號李德銘」。

馬路的路牌上是：「中山路」，這對他是個陌生的路名。忽然，他在一爿頹牆上看到了爲招貼所掩蔽的字，那正是他所要找的三元巷。

健平喜悅地走上橫街。

他停在二十三號門口，敲門。沒有人開。

健平：開開門，開開門。

門開了。一個中年男人吃驚地看着他。

中年人：（略帶歉意地）我們這兒沒有屋子，沒有空屋子。

健平：（不解）你們是不是姓李。

中年人：哦，不，不。

中年人把門關了。他被關在門外。

他只好提起沉重的脚步再走。

他徘徊在自己的家鄉，猶如一個異鄉人。

十八

當他走過一個學校的門口時，停下來。那正是他少年時代讀書的母校。

他張望着裏面走出來的年輕男女。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也想起了昨夜的夢。他站在校門口憑吊……

他記憶中的校門是高大的，現在出現在面前的是那末矮小，而且粉刷已經斑剝，所幸牠在毀于砲火中的建築裏還依然存在，一切都依稀彷彿。

當他看着一羣年輕的少年們在裏面奔跑時，他忽然感到自己已經大了，老了。那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下正有一個少女，就是在夢中出現的。她天真地在折取紫藤花。

血湧上了健平的身體，他忘了一切，趕上去叫喚：

健平：啊，你在這兒！

他的聲音裏發顫，他是太興奮了，可是對方却被嚇唬着了，一見這個身穿軍裝的男人，轉身就跑。以致引動了許多同學。

少女：啊！

健平楞着了。他恢復了理智，可是圍過來的一羣少年却把他當做敵人似地提出質問，胆小的則躲在後面偷看。

少年甲：喂，你是誰？

少年乙：幹什麼？

健平回答不出，他窘極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走開，可是他們團團地圍住了他。那個叫顧杰的男同學（少年乙）阻止了他的去路。

顧杰：倒底你來幹什麼的？你欺侮我們同學？

健平：我……我……

他喃喃地說不出話。

人圈外面走來一個中年男子，他的說話解了圍。

男人：什麼事？

當他走近健平時，不禁失聲叫了起來。

男人：周健平，是你？

健平聽見了一個熟識的聲音。原來那是他的老同學馬子勤。

子勤：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他們熱烈地握手，年輕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們。

馬子勤歡快地對他們介紹。

子勤：（指着健平）周健平先生，也是我們學校畢業的。老校友，參加抗戰的戰士，打了八年仗，勝利了，剛回來。

年輕人的眼光馬上充滿了羨慕，欽佩，剛才的敵意全消失了。而那個少女也竟敢擠到前面來觀看。

子勤：哈哈哈哈哈……（轉對健平）我介紹得對不對？

健平也快活起來了，他想不到竟碰到了一個老朋友。

健平：（笑着）你還是這末風趣，子勤。

子勤：要不靠着這點兒風趣，這多年可不要鬱死了。來，來，來，咱們春江樓去坐坐！

他們興奮地離開紫籐架。但健平仍不免回頭看了一眼，而那個少女也似乎在迷惘地望着他。

二十

春江樓，一個小城市裏的茶館店。蓆棚，籐椅，天井裏有樹，也放着幾盆人工栽種的花草。

來往賣花的，賣零食的……堂倌肩上背着手巾在茶客前走來走去，這一切造成了一種茶館店所特有的聲響和氣氛。

健平和子勤佔了一角，痛快地傾談着。

健平：想不到今兒碰到了你，老馬！這幾年你一直沒有離開過？

子勤：沒有。

健平：虧你，日子不好過吧？

子勤：（笑）也過來了。

健平：你一點沒有變。

子勤：你也跟從前差不多。

健平搖了搖頭，他覺得自己有着極大的差異。這就好像茶館店一樣，外表也許沒有多大變化，可是那情調却完全變了。那悠閒和怡然自樂的神色却早從人們的臉上消失。

健平：我們都老了。全都變了。

他看了看四週的景色未免傷感。

健平：我記得這兒從前經常有些文人雅士來集會，吟詩。那時候我還小，常跟我父親來。可是現在——

四週差不多全是商人模樣的人物，他們在緊張地談着生意。遠處角落裏有個老者，他是唯一可以使人記起昔日情景的見證，可是他顯得那末孤獨，他幾乎被排擠到屋外去了。而隣接的一間茶室已經換上了新式的桌椅。

子勤：這會兒你有什麼偉大計劃？

健平：沒有，什麼也沒有，我只要休息，安安靜靜地休息。

馬子勤忽然笑起來。

子勤：休息？你回來休息？（健平不解，他搖頭）今天你怎未想到到學校裏來的？

健平：我想看看母校，想不到你在裏面教書。老馬，你還記得我們在一起讀書的時候嗎？我們還吵過架。那時候你低我兩班。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健平幾乎跳了起來。

健平：寄養在那兒？

子勤：（爲難地）讓我想想看。

健平：你領我去！

子勤一時想不起來。

子勤：我想，總可以問出來，……來，乾一杯，祝你們父子相會。

他爲健斟滿。

健平：這是茶，老兄。

子勤：你以爲我喝醉了？哈哈……

他們盡情地笑，舉杯。

二十一

子勤領了健平走進貧民區的小巷。

他們穿過一個破敗的大雜院，走進一間陰暗的小屋。如果不細看，幾乎分辨不出那裏面的人和東西。丈夫出去了，妻子，一個外表超過她實際年齡的中年婦人正在忙于操

作。

幾個泥污的小孩光着屁股在地上爬，大一點的女孩相幫母親做事。

婦人見他們進來，停止了工作，驚愕地看着他們，聲音裏滿是埋怨的口吻，好像要趕他們出去的樣子。

婦人：找誰呀？家裏沒有人！

子勤走上一個，謙和地對她說話。

子勤：你們這兒是姓徐嗎？

婦人不信任地看着他們，含有敵意。可又不得不做出卑恭的樣子。

婦人：收房捐嗎？明兒來，先生。

健平忍耐不住了。

健平：不，我們要找一個小孩子。

婦人直覺地恐怖起來，幾個孩子躲在她身後，她攬着一個最小的，深怕人搶去似的。

婦人：（歇斯的里地）孩子！你們要我的孩子？

子勤：不，我們要找一個小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在你們這兒？這個孩子——

健平：（接說）他今年八歲，叫「小平」。

婦人喘了一口氣，她明白過來。她的頭向屋角點了一下，然後用一種輕蔑的語氣回答他們的問話。

婦人：哦，是那個私兒子嗎？喏！

他們走向那污穢的屋角，她却繼續說話，訴說她的不平。

婦人：我還以為沒有人要了。她媽已經半年沒送錢來了。

屋角裏一張破板上，棉絮堆裏躺着一個病孩，她瘦得只剩一把骨頭，蠟黃的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要不是她那雙還靈活的眼睛，人們會以為她已經死了。健平呆了，他絕想不到這就是他的孩子，他心目中的小平是像天使一樣活潑可愛的。

婦人還在旁邊喃喃不斷地講她的怨言。

婦人：不錯，她媽送來的時候，叫過她「小平」，當時她答應我一個月一萬塊錢，那還是鬼子在這兒的時候……

健平再忍不住了，他悽厲地撲了過去，滿眶的熱淚。

健平：小平，小平，爸爸在這兒，小平，寶貝……

二十二

小平回來了，健平細心地照應他，好像一個母親一樣。

下午，健平爲小平脫衣。

健平：吃過午飯睡一覺，這才是乖孩子。

老王站在一邊看着他不熟練的動作，不免供獻意見。

老王：少爺，還是讓吳媽來。

健平：不，不，吳媽粗手粗腳地，她剛來，什麼也不懂。

老王：可是，你瞧，你——

真的，健平，一個從過軍的男人對於這些事實在並不高明，那是因爲痛愛自己的孩子，才覺得自己做才適合。

老王：（嘆了口氣）少奶奶要是在就好了。

健平馬上打斷他的話，他很不愛聽。

健平：說什麼，老王！

老王：這也是爲了少爺，這家子總得有個人主持啊！不是老王嘮叨，小姑太太做媒的王家大小姐倒是個賢惠人，處世理家都行。（見健平不悅）要不，你「自由」一個也成。不是老王嘮叨……

健平被他說得心煩起來。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子勤：健平，健平！

健平：噓！

他推了子勤輕手輕腳地下樓，深怕吵醒小平。

二十三

花廳的紅木桌上有酒和幾樣下酒的小菜。他們相對痛飲，姿無忌諱。

健平不時走到通到小樓的扶梯前傾聽，子勤不免取笑他。

子勤：想不到你能夠代理母職，哈哈，幹嗎不找個傭人？

健平搖頭。子勤喝酒。

子勤：我以爲你還是趕快結婚的好。

健平：你以爲結婚這末便當？

子勤：如果我把牠看得不太嚴重。好像喝酒，我喝得不多，我敢喝。

健平：可是到了你還是個光棍，我說，老馬，我們都老了。

子勤：不，我們都還年輕，要不，我的女學生爲什麼個個愛我？你一走進學校就看中了一個？

健平：我？

子勤：那天你不是走進去就要摟那個女孩子？

健平連忙否認，態度認真。

健平：瞎說！誰說的？

子勤：我是隨便說說。嘻嘻……

健平：亂造謠言，不行。

健平要他喝酒，他有點醉了，加以拒絕。

健平：怎末，你是再要我捧你一交嗎？

他起先不懂，後來明白了，大笑，喝了一半的酒都噴了出來。

子勤：現在我可不怕你！來，來，來！

他和健平揪在一起，好像要打架的樣子，兩個人在酒醉中恢復青年時代的稚氣。

他們狂笑着，追逐着。然後扶攜着喘氣，唱起那隻老歌：

他們唱：

青春，

青春，

汪洋的大海。

我們遇見了，

在海上，

在海上。

二十四

從窗口望出去，年輕的學生們在唱歌，他們正在唱那個「青春的海」。

學生們（接唱）：

旗兒飛揚，

風兒歌唱，

勝利在遠方。

團結，

團結，

我們的時代。

健平伏在窗口，聽他們唱歌，不禁神往。

這是子勤的宿舍，他正在批改課卷。

學生們唱歌，那個少女在其中唱得最出色。

健平問子勤。

健平：她叫什麼？

子勤放下筆走近窗口。

子勤：怎末樣，我沒有說錯吧。我告訴你，她是我們學校裏最聰明，功課最好的學生，她叫趙逸梅。

健平：（喃喃地唸着）趙逸梅。

子勤：怎末？

健平：我總好像在那兒見過。

子勤：她今年才十幾歲，你到內地去的時候，她還是個毛孩子。

健平：奇怪。

子勤：你要當面問她嗎？（不等他回答，向窗外叫）趙逸梅，趙逸梅。

健平要阻止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健平……這……我還沒有想過……

逸梅：周先生想起題目來告訴馬先生好了——最好是這八年來大後方學生與抗戰的關係，同學們都想聽聽周先生親身的經歷。

健平：我自己嗎？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逸梅：周先生太客氣了。

她的講話好像一個辦事極為幹練的大人。

逸梅：星期六晚上，我們來接你，好不好？（她轉對子勤）馬先生，周先生講演的題目請你回頭告訴我。謝謝！

她鞠了一躬，帶着滿意的笑容走了出去。

子勤：這個女孩很不錯吧，她很能幹，許多男同學都不如她聰明，功課又好。

健平深為贊許地點頭。

子勤：可是她調皮起來許多先生又都把她沒有辦法。

健平：你也沒有辦法嗎？

子勤：何止是我，誰也一樣。

兩個人不禁笑起來。

二十五

禮堂門口擠滿了人，有的墊着腳，有的站在搬來的凳子上。連窗戶上也爬滿了人。他們熱烈地聽健平講演。

掌聲像潮浪一樣。掩蓋了一切。

講演完了。聽講的同學，興奮地走了出來。

兩個青年學生講話。一個是顧杰。

顧杰：……他分析得很對。

青年甲：沒有一句空話，全有事實的根據。最好請他再講一次。大家再聽點兒……

子勤和健平走出禮堂，他們都很興奮。同學們異常尊敬地讓出一條路來。

子勤：好極了，健平。你這些材料大可以寫一本書。

健平：（笑）我也這末想，不過還得加以整理。今天講的還是一小部份。

逸梅和另外兩個女同學，走上前來。

逸梅：周先生，謝謝您，同學們希望有機會你再來講，經常地來指導我們。

子勤：（從旁）沒問題，沒有問題（對健平）是不是？

趙逸梅講話時，一些青年學生圍了他，好幾個要他簽字，並發出問題，他深深地受了感動。

青年乙：周先生，你說內地的學生吃苦，他們日常生活怎樣？

健平：我有幾本筆記簿滿滿地寫着，你們要是高興，只管拿去看了。
他向大家點點頭，走出青年羣。

二十六

健平很快地跟這班青年混熟了，他們也真地討他的筆記簿看。這天，逸梅和幾個男女同學，把健平的筆記簿送還給他。

逸梅：周先生可不可以介紹幾本書給我們看？

健平：讓我想想看。——我帶回來幾本。

他在那一堆亂書中亂翻了一陣，並沒有能夠找到。

逸梅：改天找好了。——

健平：不，我明明放在上面的，又是小平把她搞亂了。

健平向窗外叫，招手。

健平：小平，小平！

小平在外答應。

女同學們打量這一間紊亂的屋子，又見他忙亂的樣子，不禁做着鬼臉互相耳語。

女學生甲：啊呀，這屋子好像垃圾堆。

女學生乙：聽說他的妻子跟人跑了。

健平發現她們在耳語。

健平：你們說什麼？

她們笑。

女學生乙：沒有說什麼。

他繼續尋書。

小平氣喘喘地走上樓來。

健平：你動我的書沒有？

小平搖頭。逸梅看到了很高興。

逸梅：周先生，這是你的孩子嗎？

健平：是的，小平，叫人。

小平乖乖地叫人。

小平：阿姨。

健平：還有兩個阿姨。

小平：一叫了，逸梅拉了她的手。

逸梅：真聰明。

健平揮手。

健平：去玩兒去吧！

小平走開。

逸梅：不用找了，周先生，明兒下課我來幫你找。

健平只好停止。抱歉的樣子。

他用手擦臉，臉爲灰塵所污，女孩子們竊笑，他莫明其妙。

健平：（以爲是笑他找書）別笑，別笑，我一定會找着牠的。

他找書。

兩雙手找書。

逸梅幫他理書。她找着了一本。

逸梅：是這本嗎？

健平：對了。

逸梅：我一個下午看完牠。

健平：幹嗎這末急？你可以帶回去慢慢兒看。
他們一邊整理，一邊說話。

逸梅：不。

健平：爲什麼？

逸梅：我母親不許我看課外的書。也不許我跟同學來往。

健平：那她一定是個舊式女子。

逸梅：不，她讀過書。

健平：如果她多讀一點，一定就不是這樣了。

他又找着了一本，遞給她。

健平：這一本書內容很好。

逸梅：哦！

健平：你能直接看英文書嗎，這是英文的。

逸梅：不。

健平：這很淺近。

逸梅：除非像上課一樣。

健平：我來教你。

逸梅：真的嗎？周先生。

她高興極了。健平也興奮起來。

逸梅：許多同學都想補習英文。周先生開個補習班好不好？

健平：好啊！……其實，你有不懂的地方只管來問我好了。

逸梅：我一定問你，一直問到你不耐煩起來。

鐘打六下，逸梅跳起來。

逸梅：啊呀，六點鐘了。

她看着尚未理好的一堆書。

逸梅：這一堆我明天來理。再見，再見！

健平：再見！

她拿了書跳着走了。他要送她，她攔住。

逸梅：不要下來，你理書吧！

她把樓門砰地關上。

健平笑着搖頭，他向窗口望着她遠去，然後得意地吹着口哨，走向書堆。他無意把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健平聽了驚慌起來。

健平：哪兒頭疼？

小平：這兒，這兒：

小平亂指頭部，她自己也不清楚。他連忙用手摸她的額，覺得果然有熱度。

健平：快躺下來，不許動。

健平強迫她躺在牀上，忙去拿了溫度表插在她嘴裏，一面看錶。

當他把溫度表抽出來時，他發現上面是三十九度，他臉色變了，全神緊張起來，他忘了小平剛吃過熱牛奶。

健平：疼得利害嗎？

小平爲他這過份緊張的問話問住了，反而嚇得不敢回話。

他看了半晌，然後用手摸她頭頸，讓她坐起，用手敲她膝蓋下面。于是他慌張地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既厚且大的西文醫藥辭典來查看（桌旁有張報紙，上面有一條『腦膜炎流行』的新聞，顯然是他剛才不久看過十分注意了的。）

他的臉恐怖，驚惶到極點。

健平：快去請醫生，快去請醫生，吳媽！

吳媽莫明其妙地急忙跑出，他又迫不及待地向樓下大叫。

健平：老王，老王，去請醫生，對街的高濟民。快，快！
他來回踱着，一會兒又跑去研究書上所說的一切。

二十八

醫生來了，用周健平剛才考查的辦法試驗，反應却完全正常，健平緊張地問他。

健平：不會是腦膜炎吧？

醫生拿起小平口裏的溫度表，一看只有三十七度，他對於健平的過度緊張，不免認為多餘。他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並不回答。

健平：要緊嗎？

醫生搖頭。然後他若無其事地去開藥方。

醫生：沒有什麼，躺兩天就好，不過是扁桃腺發炎。

健平驚喜得跳起來。他看見醫生的藥方開得很簡單。

健平：就是消炎片？

醫生：唔。

健平：我有，我有。

健平連忙去拿。一面又問。

健平：飲食要吃點兒什麼？

醫生：（隨口答覆）牛奶啦，蕃茄啦……

健平：（急急地招呼吳媽預備牛奶；一面用刀切蕃茄，忙亂起來。

健平：吳媽，牛奶，牛奶。

健平手裏拿了藥，又拿了蕃茄，吳媽的牛奶也遞過來了。

健平：快吃，快吃！

小平不知所措。

小平：爸爸，你要我吃什麼呀？

健平忽然醒悟過來。

健平：對了，對了，爸爸忙糊塗了。

他轉向正在一邊站得有點不耐煩的醫生。

健平：對不起，高醫生，我幾乎忘了……他急忙地送醫生下樓，聽得見他的聲音。

健平：……不送，不送！

小平見爸爸不在，一骨碌爬了起來，完全沒有病態，一聽見卻步聲，只好又睡下。

二十九

小平全好了，可是健平一定還要她躺着。這對小平是個難以忍受的刑罰，因此她不得不時時翻動。要想起身。

健平：不許動，再動醫生要來打針了。

小平：爸爸，我已經好了。

健平：不，你還要躺下，過了星期天，我帶你出去頑。

小平：你不騙小平？

健平：（笑）爸爸從來不騙人的，（小平滿意地笑）這會兒你該睡了。

逸梅輕輕地推門進來，小平一看見她，又骨碌爬了起來。

小平：（指着逸梅）可是，阿姨來了。

逸梅走近病牀，拿了一隻橘子給小平。

健平：幹嗎又買東西，逸梅。（對小平）謝謝阿姨。

小平：謝謝阿姨。

逸梅：不要客氣！

她轉對健平。

逸梅：周先生，看，我們辦的報。

她展開一張滿載學生生活通訊名叫『學生報』的報紙給他看。他們共看那張報。

逸梅：周先生，幫我們寫篇文章好不好？

健平有點尷尬。

健平：實在沒有功夫，……我連你們的英文也停了。（抱歉地笑）也許過幾天……

逸梅望了望小平。

逸梅：幹嗎不找一個人幫忙？

健平看着她，似乎要說什麼。可是她並沒有覺得。却用一種女孩子特有的膽謫的眼光看了他一眼走開去。

逸梅：……我知道了，周先生。

她走向小平，親切地跟她說話。

逸梅：小平，星期天我們爬山頑去，好不好？

小平：（認乎其真）真地嗎？

健平連忙阻止。

健平：不，不。逸梅，她還沒有全好。

逸梅不禁笑了起來。

逸梅：那末周先生你自己呢，這個野餐同學們都希望你能參加。

健平：我嗎——

逸梅：（點頭）

健平：我想——

逸梅代他肯定地作答

逸梅：一定去。

他們笑，小平鼓掌。

小平：爸爸阿姨一齊去。

三十

學生們到郊外遠足。他們笑着，談着，跳着，沿途唱着歌。風景怡人，滿天白雲。他們在太陽裏，微風裏，顯得那末可愛。

人羣中的健平，子勤，也都變年輕了。他們無隔閡地談着話。

健平：我老是覺得在哪兒見過你，逸梅。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將下山的落日把他們影子照得很長，
他們哄笑着。逸梅問顧杰：

逸梅：幾點鐘了？

健平給錶她看，她面現驚慌狀，她想到在家等着的母親。

三十一

逸梅家在小河旁，正是那種三間兩廂，一個天井，外帶後院的老式房子。

雖說小，却收拾得很整潔。

每當傍晚，學校放學的時候，逸梅的母親（李韻梅）便站在門口等待她唯一的女兒
逸梅回來。

只有在這個時候，她才跟鄰居閑談兩句，平常她絕少跟人來往。她家的大門經常關
得緊緊的。

黃昏，楊柳在風中搖曳。逸梅的母親正因為久等不至，有點心煩。隔壁的黃老太，
一個因年老不免流于饒舌的老太婆，因為說了一句什麼話惹起她的正言厲色，她的態度
是那末嚴峻。

人……

黃老太：不是我說，嫂子，你們逸梅也不小了。你也該當心點兒，難保沒有個把男

韻梅：不，不，我們家逸梅不是那種女孩子。我把她從小領到大，我會不知道她？

逸梅在不遠處路的轉角出現了，她欣喜若狂，彷彿拾着了第一個寶貝。

韻梅：瞧，她回來了！逸梅，逸梅！

逸梅趕忙跑過來，像個孩子似地投入她母親的懷中。

逸梅：媽，我回來了！

韻梅：（慈愛地責備）怎末回來得這末晚？

逸梅：今兒跑了很多地方。

韻梅：瞧你晒得滿臉的油，簡直是個野孩子了。你有沒有跟那些男同學鬼混？

逸梅連忙搖頭否認。梅英滿意地笑。

韻梅：那就好，你要是要交男朋友，媽會給你找的。

逸梅：（羞愧地）媽，你扯到哪兒去了！

她母親滿意地拉着他的手，對黃老太太好像示威似地看了一眼。

韻梅：黃老太，你看我們逸梅怎末樣？不錯吧！

黃老太只好表示同意，韻梅拉着女兒進屋。

韻梅：快進去揩把臉去。

三十二

夏天的夜晚，院子裏有風，開開後門，可以看見緩緩流過的河水。逸梅搬了藤椅在院子裏乘涼。有一張藤椅空着，那是給她媽坐的。

客堂裏，她母親正在微明的燈光下結毛線衫。螢火蟲在空中飛，逸梅仰頭望着天上的星，她的思念飛得老遠老遠的，她好像想什麼，又好像什麼也沒有想。一會兒她對母親說話了。

逸梅，媽，你的毛線衫結好了沒有？

韻梅：怎末啦？

逸梅：快出來，這兒好風涼，

韻梅：別貪涼，逸梅。

逸梅：留着明兒結不好嗎？媽。

韻梅不應，逸梅只好拿出一隻口琴來信口吹奏。這時，韻梅加速把毛線衫結好，走了出來，逸梅停止口琴，拍拍空着的椅子。

逸梅：坐在這兒！

韻梅坐下。母女兩個和融地談笑。

韻梅：你不知道，逸梅，早結好早拿錢，那天上街我在皮鞋店裏看見一雙皮鞋，你穿正合適。你的皮鞋也破得不成樣子了。

逸梅：可是你自己呢？

韻梅：我嗎，老太婆了，還講究這個。可有一點，逸梅，我跟你買皮鞋，不是給你穿出了風頭交男朋友的。

逸梅：媽，你又來了。

韻梅：我瞧你這幾天心頑野了，回來得老晚，你究竟幹什麼了？

韻梅說話的語氣忽然嚴重起來。

韻梅：我不讓你交男朋友，我不許，聽見沒有？要是讓我知道了，哼！

逸梅：媽，你不相信我？

韻梅：不是不信，我們都有過這個時候——

逸梅忙娓娓地加以解釋。

逸梅：我們這學期本來功課就多，最近又加添了英文，學校裏新請了一位周先生。

韻梅：哦！

母親對她女兒總是放心的，女兒也就把她週圍的情形像說故事似地講給她聽。做爲解釋。

逸梅：周先生是打內地來的，這個人好頑得很，他打過仗，可是現在他在家裏照應他的女兒就好像一個女人一樣：吃飯，穿衣服，上學都是他管，連晚上睡覺也是他招呼。

韻梅因爲疲倦，半閉着眼睛傾聽，這時插入問話。

韻梅：那末，他的女人呢？

逸梅：他們說他的女人跟人跑了，可是他還在等她。

韻梅忽然坐起來，睡意消失了。

韻梅：這種男子很少見啊！他爲什麼不再結婚呢？

逸梅：是啊，我也這末說。

韻梅非常熱衷。忽然又下了斷語。

韻梅：可是這是對的，他能專心一意。我們常常放過男人，所以我們女人吃盡了虧呢。

逸梅：周先生對人老實。同學們都喜歡他。

韻梅又胡疑起來。

韻梅：（試探地）他多大了？

逸梅：靠四十了吧！看樣子很老。

母親鬆了一口氣。

韻梅：哦！

逸梅：這個周先生有趣得很，他對我說，他在哪兒見過我，可是又記不起來，後來他又說：那不會錯的，他印象深的人不會忘記，不過他想不出。

韻梅：他是跟你說笑吧！

逸梅：不，他說這話是非常認真的。

韻梅：那一定是因為他有個朋友像你。

逸梅：不，他那末大了。

韻梅嘆息。

韻梅：大概是打仗把他打糊塗了吧。

逸梅：他教課認真極了。多少同學也都怕他。

韻梅：唔，這是個好先生。

逸梅：有時他也跟我們一齊頑，參加我們的課外活動，那時候他就顯得年輕了。
韻梅又不放心起來，她不得不告誡她。

韻梅：除了上課，你不要待在學校裏。逸梅：什麼課外活動，全都不要參加。先生要是問你，就說是我說的，我會跟他去講去。

說完了這幾句話，她才平靜下來。

逸梅仰頭冥想，好像睡着了。

韻梅：逸梅，進去睡去。

逸梅：媽，我沒有睡着。

韻梅：那你幹什麼？

逸梅：我在想。

韻梅：想什麼？

逸梅無語。

韻梅：真是個傻孩子。

月亮上來了，照在她的純潔的幻夢的臉上。

三十三

炮彈在報紙上爆發。

報紙上大標題：『各物直線上漲』，『政府設法抑平物價』。新聞『偷竊』『強劫』『失業』『自殺』的斷片。

健平在走廊上拿報看，他憤惱；繼而嘆息……無可奈何。他放下報紙懶得再去看去。

忽然他聽見逸梅的聲音。

逸梅：周先生。

他抬頭看見她在門口，興奮地迎了上去，可是她却沒有進來的意思。

健平：進來啊！

逸梅：周先生，你答應我們『學生報』的稿子——

健平：拿不出稿子，他很抱歉。

健平：我還沒有動手。今天晚上我一定寫。

逸梅：謝謝你，明兒你沒課，還是我來拿！

她說完話就要去。

健平：幹嗎不進來坐坐？這末忽忽忙忙的。

給他一說，她只好進來了。

健平：怕你母親罵是不是？還早呢！回頭我送你回去！

逸梅：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

他引她走到樹下，那是一棵石榴，滿樹的紅花，好像一星星的火焰。

他說着話，手指有意無意地撥動樹枝。

健平：急什麼？瞧，還不到幾天，石榴全開了，天氣一天天地熱起來。

逸梅：到了暑假，我們要辦個補習班，幫助那些失學的人。

健平感嘆，但是逸梅沒法兒理解他的感傷，她是瞻望着那個美滿的將來，夢想着有

力的理想，而健平，却讓追懷吞噬了。

健平：日子過得真快！

逸梅：我們的學生報現在是第三期，再出三期，就可以出合訂本了。

健平：……去年這時候，我在昆明……我天天想着家……

他看遠天，白雲慢慢地移過，那末飄逸，沒有定狀。

逸梅：將來我一定要到昆明去旅行，他們都說昆明地方好。

健平：將來……

他們的談話同是從一個中心出發，然而却分歧得那末遠。

逸梅：……我要走了。顧杰他們在章朝秋家等我呢！再見，周先生。

她連跑帶跳地走出門去，健平看着她的後影迷惘而又憂鬱。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健平：爲什麼？

他抬頭看見老王正向這邊走來。

老王：少爺，你答應月初給她工錢，這會兒月半也過了。

健平皺眉。

健平：（對老王）阿根田租送來沒有？

老王：昨兒個張大來說，今年完糧還不夠。——還有房捐……。

他無可奈何。

健平：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逸梅沒有聽清他們的話。

逸梅：怎末沒有辦法呢？周先生，你說過：我們要戰勝一切的困難。

健平：你還年輕，你還不懂得這個社會。

環境打倒了他，他忘了他說過的話。

健平：……唉，又有什麼辦法呢？

他剛一說完這話，發現自己太頹喪，馬上改正過來。

健平：也許將來會好些。

逸梅用健平說話的語氣和姿態講話。

逸梅：「不，一定會好的，我們非要牠好不行。」哈哈……
她笑，健平也只好陪着笑，就在這笑聲中她一溜煙走了。留下他一個人在牆內。

三十四

那是同學舉行游藝會的日子。

有人用手翻開一張攤在台旁的節目單，上面寫着：「邊疆舞蹈」。

音樂，活潑的調子。

台上十幾個人集體跳邊疆舞。其中有逸梅。幫腔的人站在彈鋼琴伴奏的人後面熱烈地唱着。

台下無數的觀眾，無數的觀眾緊張地看着。

人聲，拍手，音樂，混合成那種游藝會所特有的熱鬧情調。

後台擠滿了人。幾個演員正在化裝，馬子勤得意地給他們上油彩，畫眉毛。健平在旁供獻意見，顧杰他們則忙着招呼服裝道具之類。

一陣掌聲，舞蹈完了。逸梅她們退到化裝室裏來。逸梅仰看牆上掛鐘，驚惶之至。

子勤：（對逸梅）快來改裝！

可是逸梅不但把衣服脫了，還走過去洗臉下裝。

子勤：（大驚）怎末了？

大家不解，全都看着她。

同學：你怎末下了裝？還有話劇——

逸梅：我要回去一下。

大家圍了她不讓她走。

顧杰：爲什麼？

逸梅：我要回去拿衣服，馬上就來。

一個女同學奮勇而出。

女同學：你要什麼衣服？我借給你。

逸梅：我一定要回去一下，我沒有知道要回去得這末晚。我得讓我母親知道。

顧杰：你一同去，她還會讓你出來嗎？

逸梅躊躇不決。

顧杰：這是大家的事，沒有你，戲就演不成了。

逸梅望着化粧鏡子發呆，健平走了過來。

健平：逸梅：安心演戲好了，你可以把這次演戲的原因告訴你母親。

逸梅：不，不，她不會答應的。

健平：那是因爲你沒同她講。——別忙，回頭派人送你回去好了。

逸梅更加恐慌起來。

逸梅：不行，不行。

顧杰：可是你怎末能走呢？大家都等着你，這是『助學募捐』。

掌聲，又是一羣學生擁進後台，顧杰異常焦急。

顧杰：只剩兩個節目了。

大家看着她。逸梅終於下了決心，她決定不走了。

逸梅：好吧！

子勤讓她坐下，她的臉上仍隱含着憂慮，于是他對她說笑話。

子勤：別怕，別怕，包你化得漂亮，比誰都美。

大家笑，她也不禁笑了。

由化裝室可以看見熱烈的跳舞。

愉快的跳舞的足步。

音樂……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黃老太見她太認真了，只好避開。

黃老太：我不過說說吧了，我也相信逸梅是個好孩子，……不過，這末晚了不回來，會不會出了什麼事，你該去找找她啊！

韻梅：（失去了理智地橫蠻）不，她就要回來的。

黃老太：唔，唔，她一定就要回來的：

天色更晚，隣舍的門都關了。

黃老太的孫兒阿炳回來了。他是一個身體結實的小伙子，手裏拿着木工用具，哼着小調。（要不，韻梅也會以爲是逸梅的。）他見老祖母等他，故意逗她。

阿炳：婆婆，你在這兒等誰啊？

黃老太：（笑着）鬼東西！還有誰？

阿炳：哈哈，我又不是個小孩，怕我丟了怎末着，今天我本要回來晚一點兒：

黃老太：（眯着眼笑）我給你留了一碗魚：

她推他心愛的孩兒進去，阿炳大笑，她回頭看了韻梅一眼。

黃老太：逸梅只怕就要回來了，趙太太你也回屋去吧。

他們走了進去關上門，韻梅一直看着他們，本來也想回屋去。可是一個轉念，她起了極大的衝動。

她反鎖了門，走上街去。不久就消失在暮靄中。

三十六

天色很晚，街上行人稀少，游藝會完了之後逸梅倒底接受了健平的建議：護送她回家。

健平邊走邊對她說話。街上靜得聽得見足步聲。街燈顯得灰暗。

逸梅：我知道。

健平：不管什麼事都要慢慢來，：你母親不讓你自由，不讓你交男朋友，這是因為她太愛你。……一時沒辦法……

逸梅：辦法是有的，不過還沒有決定。

健平：（吃驚地）怎末，你打算離開家？不，不，快別這末做，那太傷她的心了，他們走着，走着，街的那一端陰暗處韻梅走了過來，她注視他們，可是他們全不知道。

健平：要慢慢兒來：要考慮，慎重地考慮。

逸梅對於他這種中年人的妥協態度起了一點反感，她覺得這不該是他說的。

逸梅：周先生，你好像跟剛回來的時候有點不同。

健平：是嗎？

他沉思。他們走到一個電桿柱下。那正是街的轉角。賣零食敲着竹梆走過。逸梅着急起來。

逸梅：周先生，你回去吧！……我這就到了。

健平：你不怕嗎？你要不要我送你到家，見見你母親。

逸梅：（連忙阻止）不，不。

健平：再見！

他握了握她的手。這時韻梅慢慢地走到他們身邊，她突然停在街燈的陰影裏，猶如一座塑像。她圓睜的眼睛向前逼視，充滿了驚惶。

逸梅：再見，再見！

健平揮手，等她走後才轉身緩慢地走上歸途。

逸梅忽然想起什麼，回頭叫健平。

逸梅：喂，周先生——

可是，她還沒有來得及叫出口。就停住了，因為在她面前正站着她的母親。

母女倆人站在路邊，沒有一句話。母親的臉上混雜着難以猜透的情緒，女兒惶恐極

了。

最後，韻梅移動了足步，走回家去。望着這儼然的臉色，逸梅也提心吊胆地隨在她的身後。她的脚步這末慢，遠落在後面，她感到大禍來臨了。

三十七

逸梅推門進來。由于過度的驚恐，她一時不知道怎末辦才好。她望了望空洞的屋子渾身戰慄。

韻梅不在外間，她在裏屋。似乎有點響動。她只有坐下，等待可怕的事發生。

然而，靜，沒有一點聲音，她再忍耐不住這難堪的寂靜了，她情願挨受一頓罵，甚至一場打。於是她走向通內間的門。驚懼地探看她的母親。

可是奇怪，韻梅坐在桌邊一動也不動。

在她的手裏，有一件東西。

那是一張照片。一張古老的照片。

照片上有幾個青年，都只有十六七歲。其中有她自己，也有健平。（我們最初看見健平剛回家翻看照片薄落在地上的也正是這一張。）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韻梅：好，我喜歡你。

一個年紀稍長的青年插進來，他是一個較有心計的男孩，他正在追求韻梅，他叫張立焜。

青年：韻梅，韻梅。

韻梅：幹什麼？

青年：我有好東西給你，來。

他引她走開，把健平丟下了。他們走到遠處樹下，立焜拿出戲票。

青年：喏，戲票買來了？

韻梅：我還以為別的什麼。：怎末只有兩張？我答應帶周健平去的。

青年：為什麼，梅，我們兩個人去不好？你不願意跟我兩個人去嗎？你答應過我的。
只要兩個人，而且我就要出門去了。

韻梅氣惱起來。

韻梅：我不去了。

她轉身不理他，青年急了，又從袋裏摸出一張戲票。

青年：我騙你的，這兒可不是三張？

韻梅看見是三張，笑出聲來，忙叫健平。

韻梅：周健平，周健平！

她看見他在遠處，向他招手，健平跑了來。

韻梅異常高興。她覺得誰都對她好，她也對不論誰都好。

韻梅：嘻嘻嘻嘻。

青年：我做得好吧，梅。

韻梅：是的，你好，我歡喜你。

健平跑回來了。他們攜着手。

青年們都圍過來，抬着一個收下來的大風箏。

三十九

青年們不動了，沒有響聲了，幻像完全消失，又回到老樣子，那只不過是一張照片。

可是她彷彿還聽見健平叫她。

聲音：韻梅，韻梅！

韻梅的心裏湧起一團火，她倏地起立，不顧一切地衝了出去。

她忘了站在門旁的逸梅，一切在她眼前都消滅了。

四十

韻梅向前走去，風吹亂她的頭髮。

月亮很好，把街道，樹木，小屋，小河照得銀閃閃地猶如幻境。

韻梅走着，她看不見眼前的世界，在她腦筋裏反覆地映着那早已埋葬了的少年時代

韻梅和健平合看一本小說，聽見張立焜叫她。她丟下健平迎了過來。

張立焜掛着武裝帶，他們握手。

健平把一封求愛的信夾在書裏。

韻梅向前走着，她彷彿看見另一個情景：

張立焜驕傲地揮着皮馬鞭（當年並不是爲了騎馬，而是一種裝飾。）她傾慕地看着

他。

張立焜發現書中健平的信，他偷偷地放進自己的袋裏。

他們手挽手，交換戒指。

韻梅加快地向前走。她走過河邊，走上了橋，她的眼前也加速度地映出新的景象：張立焜挽了另一女人的胳膊有談有笑地散步，她抱了嬰兒趕上拉住，他把她甩在地上，又摸出健平的信粹下，揚長走了。

她發現了那封信。她的心裏混雜着悲憤和懊惱，忽然她抬頭看見遠處站着健平，她像是得了救星。

韻梅：周健平，周健平！

她跑到橋下河邊。

她驚醒了。

月亮照在河水上好像一面明亮的鏡子。

她看見自己的面孔，那是如此蒼老，青春早消逝了。

她的眼睛裏流出眼淚。她太傷心了。對於這錯誤的一生，她啜泣。

忽然，水裏的面孔變年青了。正和她年青時一樣 活潑：純真，動人，可愛。

她驚奇地看着這個影像，發瘋似地歡喜。

可是，一個女孩的聲音在她身後叫起來。

聲音：媽！

她回轉頭來發現那是逸梅。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同學們歡呼。他睜着眼看了最後一瞥，然後去穿衣。

子勤：（愉快地對大家）我有事。你們出去的時候，別忘了把門鎖上。

他走了出去。同學們繼續工作，有的數錢，有的分派募捐用的紀念章，有的在寫標語。

其中，顧杰在寫工作計劃，逸梅登記大家募來的捐款，幾個同學工作做完，拿了標語等物出去。

吃飯鈴響，大家全結束了工作。

男同學：顧杰，吃飯了。

顧杰：哦！

他仍然在工作。除了逸梅，全去了。

靜，兩人聚精匯神地工作，只聽筆寫在紙上和點鈔票的響聲。

顧杰寫完了計劃，去幫忙逸梅。

逸梅：我們可以捐足一千万。

顧杰：那就好了。

逸梅：只要大家齊心。

工作完了，捐款全放進了小皮包。逸梅喘了一口氣，顧杰發現只剩他們兩個人。

顧杰：噢，他們都去了？

兩人相視而笑，一種從事于工作的愉快佈滿了這兩個青年人的臉上。他們的手同時放在小皮箱的把手上提起那隻盛滿捐款的箱子。

四十二

健平看書，然而他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書上。

他望着天外的雲，無限的寂寞。

他隨意翻書，忽然發現那張照片。

他正凝神看時，樓下有聲音，他傾聽。

小平叫着爬上樓來。後面是逸梅。

小平：爸爸，阿姨來了……阿姨不肯進來，我說爸爸在家……阿姨說她有事。

他拉着逸梅，一邊喘氣。

健平異常興奮，拉了小平的手和逸梅講話。

健平：你有好久沒來了。

逸梅：學校裏事情太多了，每件事都要做。

健平：哦……其實你可以挑幾樣做，忙得這樣幹什麼呢？

逸梅：我們是要分工的，不過現在剛起頭……周先生，你怎末這久不到學校裏來？

健平：我去過兩次，沒有碰到你們。

逸梅：那一定是我們出去募捐去了，周先生，你一定要來指導我們。

健平：（不自信地）我能做什麼呢？

逸梅：啊，事情多着。

健平：可是——

健平忽然看見小平衣服上的扣子掉了，笑着責罵她。

健平：瞧你衣服上的扣子又掉了，脫下來！

他走去在桌上取了線和針。

逸梅：周先生，你自己給他縫？

健平：羅媽走了，好在釘鈕扣也便當。

逸梅：我來跟你釘吧！

她拿了過來爲小平釘扣子，健平看見她熟練的姿態，深爲傾慕。

健平：謝謝。

小平在旁邊拉了拉健平。

小平：爸爸，你不是答應我跟阿姨說的嗎？（對他耳語）小平喜歡阿姨，爸爸喜歡小平，爸爸——

健平馬上制止他。

健平：小平，別胡說。

逸梅却不明白。

逸梅：什麼？

健平：沒有什麼？

健平思考地看着她。她釘好了，交給他。

鐘指六點。

逸梅：我要去了，周先生，說定啦！（轉對小平）小平，跟阿姨上街去頑兒好不好！

小平真地要跟她走。她笑。

逸梅：改天帶你去。Bye——Bye。

小平：Bye——Bye。

當逸梅剛要下樓，健平決定要說出藏在心裏的話。

健平：逸梅，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逸梅：什麼？

健平略一遲疑，隨即放大了胆子。

健平：明天下午有空沒有空？

逸梅：幾點鐘？三點鐘我們要出去募捐。

健平：那末五點鐘吧，我在公園裏等你。

逸梅：周先生請我喝茶嗎？好極了。我一定去。

逸梅很大方地走了。

健平坐下來沉思，小平走過去天真地問他。

小平：爸爸，你在想什麼？想阿姨，對嗎？

健平：去，小平，爸爸有事……

他神色色飛揚，佈滿了希望，隨即抽出一張信紙來寫：「逸梅……」

四十三

一個小城市裏的公園，很幽靜，有迴廊，茅亭，水池，假山以及樹木，小橋，長凳，等，也有茶座。

游人不多，逸梅和顧杰走過來，他們身上還別着『募捐助學』的臂章，滿臉的汗，

顯然是剛才緊張地工作過。

逸梅：啊，憩一會兒！

她坐下，顧杰也跟着坐下。兩人都很愉快。

逸梅：他們幾隊的成績一定不如我們。

顧杰同意地點頭。

顧杰：回去吧！

逸梅：不，我還有事。

顧杰：現在不怕你母親了？

逸梅：（笑）唔，我母親也真有趣，她現在什麼事都由着我。她說：隨着我野好了，只要不亂交朋友。

顧杰：一個死硬派。

逸梅：可是她真愛我。她滿腦袋就想着我，你說怪不怪？

顧杰：有這末一個母親，你幸福。

逸梅：幸福，我會仔仔細細地想過，我的答覆是否定的。母親不比朋友，她比你年紀大，她先不瞭解你。而且她老是把當做一個什麼也不懂的小孩子看待，不怕你費多大的勁，你說的話，她好像全沒聽見。如果是朋友，就不同了。

顧杰：是的，這話一點不錯，我要把牠寫下來。

逸梅：什麼？

顧杰：記在日記本上。

逸梅：你每天記日記？……怎末有這末許多話記的？比方今天你記什麼？

顧杰：根據我們的計劃，大家出來募捐，我跟你是一組。

逸梅：昨天呢？

顧杰：我們的讀書會正式成立。選出了幹事，裏面有你跟我，還有王任道他們。

逸梅：前天呢？

顧杰：上歷史課的時候，王瞎子說你遠不及從前用功，其實那是因為他信口開河，

胡說白道。

逸梅聽得很起勁，她笑。

逸梅：嚇！你把我的事記得這末仔細，比我自己還清楚。你這日記好像是爲我記似的。

顧杰不免有點忸怩，可是他到底說出這個道理來。

顧杰：……我不知道怎末的，一寫就寫到你的身上，我想，不要緊：那是因爲我們工作總在一起。我想……

逸梅率直的話鼓起了他的勇氣。

逸梅：顧杰，我贊成你這末做。

顧杰：真的，逸梅：將來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好不好？

逸梅：好啊！我也常這末想。

顧杰：那末，逸梅，我要跟你說——

顧杰一時中止，不說下去。

逸梅：什麼？

顧杰：我早就要跟你說了。你願意不願意……？

逸梅臉上起了紅暈。

其時，健平在遠處出現，四處尋找逸梅。

顧杰：（認真起來）你能不能答應？不要緊，逸梅，我是這末想的。

逸梅：讓我想一想——

正在她要回答時，她驀抬頭看見健平來了。

逸梅：哦，周先生來了。

顧杰：你是等他？

逸梅：我們一齊去？

顧杰：不，我還是去兜幾個圈子，回來聽你答覆的好。

他穿過迴廊，走入假山裏去。

健平與冲冲地走來，逸梅迎了上去。

逸梅：周先生。

健平：你已經來了。

他引她到茶座叫了兩杯茶。

健平：來了多少時候了？

逸梅：一募完捐，我就來了。今天我們的成績真好，——周先生，你要跟我談什麼事？

健平被她問得有點侷促不安。

健平：也沒有什麼話，不過——

他一時說不下去，只對着她看，弄得她不免有點羞怯。

逸梅：（低頭）你要說什麼？……

她以為他知道了她的心事，有點張惶。她向遠處看了一眼。

逸梅：周先生，我不知道怎末才好……我該怎末對你說呢？我的家庭你是知道的，我母親對我很嚴厲，尤其是這種事。

嗎？

健平緊張地聽着她的話，停止了喝茶，在口袋中掏信的手又放了下去。

逸梅：我年紀輕，可是我有我自己的主張。我該處理我自己的事，周先生，你說對

嗎？
健平點頭，他越聽越緊張了。

健平：是的。

逸梅：今天你叫我到這兒來……。我早就要跟你說了，……我們感情很好，我們常在一起……

健平：你也這末覺得嗎？逸梅。

健平完全誤會了她的意思，他以爲是對他的手顫抖着，他太興奮了。

健平：你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突兀？

逸梅：不，這是我早就想到的，真正的戀愛不是建築在工作，思想，性情，生活的一致上嗎？

健平：是啊！

逸梅：那末，你是贊成的了。

健平：贊成？

他開始懷疑起來，可是他讓興奮搞糊塗了，他要正式向她表白。

健平：逸梅，……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講。

逸梅：我知道你一定非常關心我的，周先生，這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

健平：告訴我？

逸梅：是的，我不知道怎末說才好，這件事想不到來得這末快，今天他向我正式提出來了，他要我答覆。

健平：你說的是……？

逸梅：顧杰。

健平受了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幾乎支持不住。

逸梅：周先生，你說我該怎末答覆他？

健平呆着，他被這意外的問題壓倒了。

逸梅：你說他好嗎？周先生，說呀！這事我只告訴你，你得幫我解決，我沒有父兄，我就把你當做我的父兄一樣，……他對我好，我們很合得來，……他在那兒等着，……你說，能答應他嗎？……能嗎？

健平喘過一口氣來了，他回到現實的環境裏來，他那由於失敗而來的忌恨，被一種超乎男女戀愛的感情代替了。

健平：能。

他說這話時免不了渾身有點戰慄。然後，他終於壓止不住潛在的感情。

他失神地望着遠處，然後他驀地站了起來。

逸梅：怎末，周先生，你要去了？你要跟我說的事還沒談呢，你不是說有許多話跟我說——

健平：不，沒有什麼，我覺得有點兒不舒服……

他勉強地笑着，招呼茶房算帳。同時，顧杰從池邊跑了過來，向健平恭敬地鞠躬，然後轉身向逸梅。

顧杰：趙逸梅！你想好沒有？

她不答，反轉身來向健平，徵求他的意見。

健平點頭。

健平：很好。

逸梅愉快地和顧杰攜手。

逸梅：我回去了，周先生，謝謝你。

他們見他剛走一步便突然停下來，覺得很奇怪。

逸梅：你不回去？

健平：我還有點兒事。

他們：明兒見！

他們手攜手去了。

健平看看他們年青活潑的背影……

他走向水邊，坐下。

在他的袋裏有一封求愛的信，他緩緩地撕了，丟在水面上。

水面上的碎紙片就好像落紅一樣流過去了。其中有一碎片上寫着：『我找着了牠，我又失去了牠……』

四十四

從事助學工作的學生們忙碌地工作，忙碌的手。

大街牆壁上青年們貼海報。

顧杰，逸梅對路人，店員，僱客勸募助學金。

他們幫碌地工作着。

他們讀書，集體研究，互相砥礪。

他們對一切有了更深的認識。

四十五

綽號王瞎子的歷史教員，他是校長的舅爺，在講台上大發議論。

王瞎子：說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不能忘了這四個人，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這就是希特勒，莫索里尼，羅斯福，還有史太林。他們都是英雄，尤其是希特勒，你們不要以爲他戰敗了，所謂：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他實在是一個最了不起的人物，他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效法：

學生們愕然，有人發出嘶聲，有的頓腳，有的敲桌，（顧杰在內。）王瞎子大怒。

王瞎子：誰頓腳？

學生們嘶聲頓腳聲更大。

王瞎子氣急臉紅。

王瞎子：你們是要造反是不是？我馬上報告校長，開除你們，開除！

他跑了出來，把門砰地關上。學生大譁，逸梅激怒。

學生甲：又擺舅爺的威風來了。哼！

學生乙：去他的。

學生丙：打倒大舅子。

校長被請了來，他深爲震怒。對學生們大聲呵叱。

校長：你們要幹什麼？你們敢侮辱師長？馬上向王先生道歉！全班向王先生道歉！否則全體開除。

顧杰站了起來。

顧杰：校長，我們不能向王先生道歉，因爲我們沒有道歉的理由，王先生叫我們崇拜希特勒，向希特勒學習。這個對嗎？

校長：胡說，王先生絕不會說出這種話。你叫什麼名字。

王瞎子：顧杰。

校長：好，你領頭，我知道了。（向大家）你們全班馬上給我寫悔過書，過了今天，開除。

校長和王瞎子走了。同學沉默了一下，大鬧起來，逸梅跳到台上講演。牆上出現了許多打倒王瞎子的標語。

校長佈告欄裏面貼出了開除學生的佈告。裏面有顧杰趙逸梅的名字。

四十六

，打斷了健平的沉思。
健平坐在家裏，他已許久沒有去學校了，他全不知道學校發生的事。子勤匆匆跑來，

子勤：健平，健平！

健平：怎末了？

子勤：學校開除了幾個學生，逸梅也在裏面。

健平跳了起來。

健平：什麼？逸梅被開除了？她爲什麼被開除？

子勤：還不是因爲她太活動。

健平：什麼時候的事？

子勤：信剛送出。

健平：你爲什麼不跟校學交涉？逸梅是個好學生。

子勤：等我知道，信已經發出了。

健平：追回來，快追回來！她母親要是知道了那可完了。

他拉了子勤。

健平：走！

子勤：哪兒去？

健平：到她家去，趁現在信還沒有送到。我們跟校長去說，要他收回成命。
子勤：好。我到學校去。
他們急急忙忙穿上大衣。

四十七

逸梅的母親坐在家裏正對照片出神。

一封信遞到梅英手中。把那張年輕（上面有梅英和健平）的照片遮了。
梅英的手顫抖着。

那是一封要逸梅退學的信：

『學生趙逸梅不守校規，侮辱師長，應予退學，此致貴家長。』
憤怒衝亂了她的腦。

她反鎖了門，走上街去。

四十八

當健平趕到逸梅家敲門時，她早走了。

他敲了半天門，沒人應，隔壁的黃老太開門探出頭來。

老太婆：趙太太剛才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她好像有什麼要緊的事。

健平：哦！

這時他才發現門上的鎖。他知道，他已經無能爲力：晚了。

四十九

韻梅趕到學校交涉，不得要領，校長根本就不接見。

她沮喪地從學校裏走了出來，校門隨即關上。

她的手裏拿着那封信。

她憤怒，她一定要找到她的女兒問出究竟來，

五十

逸梅，顧杰還有幾個同學一齊商談着今後的出路，最後得了結論。

同學：顧杰，就這末決定了，明兒見！

兩個同學走了，只剩下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繼續走着。

顧杰：好在車票並不貴，我們先到上海再說。我有個表哥在大學裏教書：

逸梅：我們去找一個好的學校考插班，繼續唸下去。

顧杰：對了，世界大着哩，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

逸梅：一齊讀書，工作，完全跟現在一樣。

他們談得十分興奮，把一切困難都忘了，手攜得緊緊地。

忽然逸梅楞着了。韻梅出現在他們面前。

逸梅：媽！

她看見母親變色的臉不知如何是好。

韻梅把手裏的信揮了揮。

韻梅：（嚴厲地）跟我回去！

顧杰起先有點發呆，但馬上恢復理智。他怕逸梅受責備，於是挺身而出。

顧杰：伯母，你聽我說——

韻梅好像沒有看見他，全不理會，拉了逸梅就走。

韻梅：走！

她回頭看顧杰，顧杰非常鎮靜地站着。

這鎮靜使她臉上的驚懼一掃而空。

五十一

韻梅從來沒有這末嚴厲過，她咤責心愛的女兒。

韻梅：你騙我，你說你跟周先生在一齊，可是你却跟這個男同學鬼混；你說你讀書，可是你成天缺課，我眼巴巴地望你成人，你却被開除了。（流淚）

逸梅見她母親這樣自己也很難過。

韻梅：唉！我也是一時疏忽，由着你在外面胡鬧。我知道你也關不住了，現在，好，打今兒起，你不用出去！

逸梅：可是，媽——

韻梅：不許你說話，以後只許你坐在家裏。一直坐到你有了人家。致於結婚的對象，我會給你找的。我不能讓你自已胡搞。我一定要找一個靠得住的男人。

她的視線不禁移向照片上的健平。

五十二

健平望着殘破的家園發呆。圍牆又坍了一角，可以看見外面。小平走了過來。他小心翼翼地發問。

小平：爸爸，我可以出去嗎？

健平：好的。

小平：我可以跟他們一起頑嗎？

他的小手指着園中許多由缺角處進來頑耍的小孩。

健平並沒有加以注意，隨口答應着。

健平：唔，唔。

小平歡喜得跳起來。他跑去參加到那羣孩子裏去。

健平從枯草看到樹上的黃葉。

那是秋天，黃葉飄飛着。

忽然聽見姑媽大聲說話，他一抬頭見她已經走到面前。

姑媽：健平，我跟你報喜信來了，你也不用愁眉苦臉，這位小姐一定叫你滿意。又年輕又漂亮，再好沒有了。

她走進花廳，健平無可奈何地隨在後面。

老王走了過來。

老王：姑太太你來了。

他忙着招呼。

園的一角，小平被頑強的野孩子欺侮，他們把他推倒在地上取笑，他大哭起來。

小平：（哭着）爸爸，爸爸！

健平連忙跑去。孩子們一哄跑了，站在遠處。

健平：小平！

小平掙扎着爬起來。兩個婦人趕來拉走了她們的孩子。

健平愛撫着衣服不整，滿臉泥污的小平。小平揉眼睛，她指着那兩個孩子。

小平：他們——

母親們愛撫她們自己的孩子，拍着，摟在懷裏親愛地吻着。

小平傷心，她哭。

小平：他們有媽媽……

健平傷感，幾乎落下了淚。

健平：小平！……

姑媽同情地看着他們父女。

姑媽：也真作孽，就算你不要老婆，也該爲小平打算打算啊！

健平無語，放下小平，爲她拭淚。

姑媽：你有什麼條件，只管說，我肚裏有的是人家閨女。說啊！健平。

健平有點不耐似地，他走開。

姑媽：你到底拿定主意沒有？喂，你不能走啊！

健平：唉，有什麼辦法呢！

姑媽：好，你既然沒有辦法，交給你小姑媽好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健平搖頭，他無可奈何地走向庭院。

小平趕了上去。

小平：爸爸，找阿姨來。小平要阿姨。

姑媽聽出話音來，拉住了她。

姑媽：阿姨，是誰呀？

老王從旁插嘴。

老王：就是那個常來的女學生。

姑媽拍手大笑。

姑媽：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個梳兩條小辮子的小姑娘，我在這兒碰到過的？

老王：是啊，姑太太你說得正對。

姑媽：這個，容易。我這就去！老王，你先別在少爺跟前提起，給他個出其不意。不出三天，包在我身上。

她急急走出。老王歡喜極了，一把抱起了小平。

五十三

小姑媽不認識韻梅，可是她自有辦法，她籍着韻梅家隔壁黃老太的助力，來到韻梅的家裏。韻梅雖然不怎末歡迎黃老太，可總不能在一個初見面的女太太面前失禮。所以當她們進屋時，不免起立招呼。

韻梅：請坐，請坐！

黃老太代爲介紹。

黃老太：這是張太太，她今天特爲來——

能言善說的小姑媽馬上接了上去。

小姑媽：趙太太，你一定不認識我，可是說起來我們還是遠親，我有一個遠房姨媽就是嫁到趙家的。

韻梅：哦！

姑媽：久想過來拜見拜見，老是沒空。

韻梅：不敢當。

小姑媽把屋子打量了一週，故意引出她的話頭

小姑媽：趙太太就只一個人，太冷靜了。

韻梅：不，我還有個女兒。

黃老太太在旁實在抑不住話頭。

黃老太太：對了，你們大小姐呢？

韻梅：在裏面。

姑媽：沒有進學校嗎？

韻梅：唉，不提了。

小姑媽故作不知。

姑媽：怎末？

韻梅：我們空爲兒女操心。不怕你笑話，我想盡法子讓她進學校讀書，到了還是心血白廢，唉，我想。女孩子還是挑個人家嫁了的好。

姑媽：你這主張我再贊成不過了。我是舊腦筋：女兒總是別人家的。

韻梅：唉！

黃老太太不斷要插話，苦無機會，現在這個空隙她再不肯放過了。

黃老太：趙太太，你嘆氣幹嗎？有這末個標緻小姐，還怕找不到好女婿嗎？

姑媽：趙太太，她有人家沒有？

韻梅搖頭。

姑媽：趙太太，要是你不嫌棄的話，我倒要來多一個事。

韻梅：什麼？

姑媽：我有一個遠房姪兒，他是由內地回來的，他這幾年混得也不壞，只因爲家裏沒人照應，前妻留下一個小孩，不過也不小了。……

韻梅：哦，是填房！

姑媽：填房又有什麼？填房比頭一次結婚更好。你沒有見着他本人，要是你見着了，一定滿意。你知道健平他待人好極了。

韻梅吃了一驚。

韻梅：健平？

姑媽：我這姪兒姓周，他叫周健平，他今年不滿四十，不算大。

韻梅：是住在紫薇巷的？

姑媽：你知道他就更好了。

韻梅低頭沉思。小姑媽絕不放鬆機會。

姑媽：這末說，我們就說定了。可不知道你們大小姐本人——

韻梅：不，我要給她結婚，由我做主。

逸梅在內間，本來躺在牀上，聽見外面說到她的婚事，起來偷聽。

韻梅：……我很滿意，我女兒逸梅，她一向是聽我的話的。

逸梅連忙跑去寫信：「杰：我……」

黃老太：（得意地笑）哈哈，這杯喜杯，可有我喝的了。

三個婦人得意地笑。

這時逸梅寫好了信放入信封。她有一種堅定的神色。

五十四

小姑媽做媒果然成功了，僕役抬東西，小姑媽張羅。結婚的帖子上印了健平和逸梅的名字。

結婚的日子到了。

花廳裏懸燈結彩，擠滿了賓客。

一切佈置都顯得喜氣揚揚，花廳成了一個最堂皇的結婚禮堂。

小平穿了新衣在人叢中走來走去地跳躍。姑媽穿校似地忙着，她笑咧了嘴。

子勤掛了介紹人的綢條，招待賓客。

大家客氣揚揚，除了健平，他的臉色黯淡，毫無表情。當他被引近時，態度顯得異常冷淡。

音樂起了。

司儀高聲叫着：「主婚人入席」，「介紹人入席」，「證婚人出席」最後叫到，「新郎新娘入席。」

賓客大聲喧嚷。

健平走到放有婚書的長檯前面。伴娘走出。好好久久新娘才披着白紗，身穿禮服出現。她是那末莊嚴，脚步走得那末慢，：一個天真活潑的花童在後面拉着那長而又長的白紗的尾巴。

賓客擁擠着，無數的眼睛集中在新娘身上。

一個人：新娘好漂亮。

另一人：新娘快點走啊！

新娘低着頭，賓客看不清她的臉；新郎也低着頭，他有一種難耐的感覺，他很懊惱

可是當她走到他旁邊立定，司儀喊「新郎新娘行結婚禮」兩人轉身相對鞠躬時，奇蹟發生了。

那是逸梅，正是他愛戀的逸梅。他忘記了這是一個隆重的結婚儀式，他忘了這末多賓客，他忘了一切。

他驚喜得幾乎發了狂，他緊抓着她的手。

健平：啊！逸梅，真的是你嗎？

他擁抱了逸梅。賓客哄叫起來。

小平跑過來叫「媽！」一遍嘈雜的響聲。

五十五

健平驚醒了。他發現自己在椅上打盹，小平睡在牀上喃喃地嚙語。

小平：（喃喃地）媽，媽！

他惘然若失，爲小平蓋好衣服。

健平：爸爸在這兒，小平，哦哦哦……

他拍小平睡去，然後在屋中蹣跚。

突然，他看見桌上有一個紙條。

上面寫着：「周先生：我要請你原諒，當你發現這個字條時，我已經走了。我跟顧杰他們已經乘火車離開這兒走了。因為我的母親關我在家裏，不讓我出來，而且她還要強迫我結婚，我只好走了，我們要去繼續讀書，我們要到上海，北平或是其他的地方去。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我的母親，她是那末愛我。我走了，她不知道怎末難過。可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只有請你替我勸慰她。因為她一向敬重你，仰慕你。親愛的周先生，希望你不要拒絕才好，再會了。周先生。……」

健平不等看完信，奔下樓去。

五十六

健平趕到火車站，他聽見汽笛的聲音。

當他跑進月台時，火車已經開走了，

他呆着。

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送客的人都散光了。

月台上的燈光顯得很暗淡，他只有頹然回家。

車站門口有婦人哭泣，幾個人圍着她，她手裏拿了一封信。

婦人：我就這末一個女兒……她去了。

健平爲婦人的哭泣感動了，他停步。

在自己難過的時候是更願意安慰別人的，他向她說話。

健平……回去吧，太太……別哭了。……既然你這末愛他，她一定會回來的。

婦人……這末忍心，……丟下我一個人……

健平安慰她好像安慰自己。

健平：他們年輕，……他們想得更遠……他們是該那末想的……別哭了，將來你會找到

她

別哭了，別哭了。

說着說着他自己反而流下了淚。他扶她起來。

婦人：謝謝你……

健平驀地看到了她手裏的信，信封上寫着：「留給母親——逸梅」。

他抬頭看那婦人的臉，這時，她也正看着他。

他們對看着，相互發現了對方。

健平：梅！

婦人：健平。

遠處雞叫了，早晨的太陽光射在他們兩個人發紅的臉上。眼睛裏閃着淚。
車站上早起的工人開始做工，幾個青年走進站去。

（完）

後記

「春歸何處」是我第一部電影劇本，在這之前我雖然寫了「人海歸帆」，也幫忙人家搞過一點什麼，然而正式創作還是：「春歸何處」。

「春歸何處」最早叫「舊夢新歡」，原是應趙丹兄約所寫的。當我把這故事講給他聽時，他非常興奮，然而另一位先生却硬說牠像「魂斷藍橋」。

後來，碰到周伯勳兄，談起這劇本，他對這題材也有着偏好，於是這劇本成爲「國泰」的了。

「國泰」一時未能開拍，却被某導演看中，他誇說：這才是一個「電影劇本」，要我從「國泰」抽回來，結果却由於他那「廉價國貨」的姿態而作罷。

這時，由於李萍倩先生拍戲急需劇本，於是這劇本到了他手裏。開拍前，我們曾一再商討。

關於題名，頗費了一些週折，曾改爲「舊恨新愁」，後來不知怎末的，被人誤爲「尋夢曲」，這原是林扑樺兄所寫電影劇本的名字。忽然大家覺得就叫「尋夢記」吧！於是就定爲「尋夢記」了。後來叫過「似曾相識」，又被改做「無可奈何花落去」，最後

才決定爲「春歸何處」。

我已經有一兩年沒有寫東西了，整天忙着劇校的事。但這第一個問世的電影劇本，將似每一個重視頭生子的人一樣，我不免有點偏愛。

遺憾的是當牠供獻到讀者和觀衆面前時却已經經過了一番不小的改動。

我誠懇地希望大家指正。那位誣我抄襲別人作品的幕人先生，也務請看個仔細，以免造謠之嫌。

現在，我把這本破書呈獻給讀者。有待于諸位賢明的批判。

最後得提起導演萍倩兄，演員衛禹平兄，以及其他的朋友們，我們合作得這末好，這是頗爲愉快的事。

三十六。九，廿八日。

文學者叢刊

盧亞平主編

I 春 歸 何 處 吳 天 著

II 火 災 東 平 著

III 卑賤者底靈魂 吳奚如著

IV 麗 人 行 柳 平 著

V 愁 城 故 事 柳 平 著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二十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經	廣	發	發	著
售	州	行	行	作
者	辦	人	者	者
	事		兼	
	處			
全	漢	虛	瀚	吳
國	民		上	
各	北	亞	海	
大	路		九	
書	五		江	
店	十		路	
	四		210	
	號		號	
		平	414	天
			社	
			室	

元 幣國價實

No. 22 : 號編書本

42
264310

一 第 育 教
樂 最 學 助

社 務 服 生 學 寒 清 海 上



23003044